

茶二记

王祥夫

今年的喝茶,仔细想想,也只是专门的喝了两种,一种是江西名茶“狗牯脑”,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个“古”字,这名字古怪而且乡野气,似乎跟茶一点点都不沾边,后来才知道产此茶的所在是一座小山,山的形状远远看去恰如一个狗头,当地人遂叫它“狗牯脑”,名字遂这样渐渐叫开,狗牯脑的名气真的很大,来这一带的人往往都会带一些回去自己喝或送给朋友。去年我在狗牯脑一带走来走去,四五天的时间里总是一时雨一时雾,是湿漉漉的那种好,这也只是对我这个常年苦于干旱的北方人而言,这样的天气在北方一年四季也不会有几天,我想南方的朋友们并不会喜欢。狗牯脑一带其实也没什么可看,我却只爱看路边卖土产的小摊,还跟他们买了几斤我认为是最好的那种竹笋,整根的晾干,很透亮的样子,但拿回家就随手放在了那里,一直想不起吃。这种上好的竹笋被我父亲叫做“玉兰片”,我总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雅到酸腐气,我是不喜欢的,竹笋就是竹笋,叫什么玉兰片。但狗牯脑茶我却是喜欢,天天没事就把它泡来喝,一边喝一边写一些与时事无关的文字,我向来主张文章要想好最好与时事无关。狗牯脑茶今年是喝了又喝,是正旺知我喜欢狗牯脑,遂寄了又寄。我说狗牯脑好,但你若是要我说一下它怎么好怎么好,我又是向来不会说,我相信别人也会说不清,要说也是大家都明了的套话,还不如别说,我向来以为喝茶是一件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事。今年喝的第二种茶是我向来喜欢的太平猴魁,但近几年的太平猴魁大不如以前,手工制茶变成了机制,味道已大打折扣。我喝太平猴魁,向来是喜欢用两个特殊的玻璃杯,杯子很大,足够像一个用来吃面条的中号碗,但只有这种杯子才可以用来泡太平猴魁,小杯子不行,也很少听过有什么人用紫砂壶来泡猴魁。猴魁的好也是照样无法说,但近几年的机制猴魁我以为是断送了猴魁。采下来的叶片用机器来压,以使它的叶片平整阔大,这真是恶作剧,茶叶的宝贵汁液因此也失去了大部分,或者是没有失去,但风味已大不如从前。

今年的猴魁也是正旺从南昌给我一次次地寄来,我现在还在喝着,虽然已是初冬,虽然也已经下过一场似有似无的雪。写东西的时候,我有时候会一上午喝两种茶,泡一杯猴魁,再泡一杯狗牯脑,这么喝一下,那么喝一下,文章也许已经又写了一篇,是为记。

随笔

心语

致每一棵麦子

韩浩月

最近,我的新书《燃烧的麦田》出版。把“麦田”与“燃烧”联系起来,起初是因为李沧东导演的一部电影《燃烧》,随后又牵扯出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村上春树的《烧仓房》。电影和小说都没有涉及麦田的描述,但偏偏触动了我的神经元,让我想起少年时目睹的一个场面——麦田燃起了熊熊大火,燃烧过后一片灰烬,黑色的灰烬与救火后留下的水洼彼此分割又互相纠葛在一起,制造出一种奇异的场景,让人觉得不解又震撼。

人的念头一旦产生,就会蔓延不止,这个时候堵不如疏,越想禁止一个念头,它就会像生长在脑海里的海带,不停地扩张领地,如果干脆沉浸其中,在海市蜃楼中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或许它还会很快消失。

大海和天空是无法切割的,它们永远是一个整体。但麦田不是,再庞大的麦田,也会被小道、树林、田垄、沟渠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麦浪连绵起来会在视觉上让人忽略那些分割点,但理性会告诉人,麦田仍然属于小区域耕种的单子叶

植物,人会在大海面前和天空下感到渺小,但很少会在麦田里感到渺小……

在城市长大的人,大脑里会对“燃烧的麦田”没有什么概念,对他们而言,这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场景。即便在乡村,除非有人无意扔了烟头或者故意纵火,否则麦田也不会烧起来。所以,麦田燃烧是个极偶然的事件,但对我而言,这一场景非常重要,它掺杂了一种残忍且壮观的美学元素,它对人的想象力层面形成一种恐吓,同时目睹者内心不免又会产生一点放弃的痛快感,一次麦田燃烧事件,会成为村庄肌体上的烧伤,就像人文身之后很难再完美去除一样,一场麦田大火也会长久地停留在村庄记忆里,麦田之火虽然不会被写进村史,却会成为无数村民的“记忆文身”。

尚未成熟或者刚刚成熟的麦子有一种吃法,就是堆起一小堆野火把麦穗放在上面烧烤,接近烤熟时把麦粒搓在手里,放进口中,就是满口腔的麦香,有时候把握不好火候,麦穗烤糊了,握在手里吃也不是丢也不是,那刻的尴尬境

地非常微妙,它牵引出人与土地、人与粮食之间种种细密的联系,人与麦子的关系,就如同发生了冲突的亲人一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燃烧的麦田便是一个人生命内部裂变的图腾,它意味着死亡与新生、驻守与远离、认命与挣扎等种种矛盾体的碰撞。目睹麦田燃烧的人,在内心的激荡之后,往往又会陷入长久的平静,那是一份属于黄昏的平静,也是一份如涅槃之后般的永恒感受。

在有关故乡的消息当中,麦田失火的信息通过手机传进我耳朵里时,我长久地怔住了,你相信吗,有一种燃烧是可以顺着细细的长线把天空中的风筝化为灰烬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自此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每每写到他乡与故乡,总是身不由己地想到“燃烧的麦田”这一景象,身体会燥热,会面红耳赤,也会因为无法觉察的清冷而起身去寻找外套,亦会在披上外套躺在沙发中失神的瞬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在完整地体验完这一轮情绪波动后,我也拥有了那份平静。

漫谈

慢读

介子平

阅读速度,事关学习效能。博学善闻者,必定效率高。

一篇文章说秦晖,“记得最早跟他打交道,呈上我一篇文章,大约有两万多字,人家拿在手里,把文章贴在眼镜上,拉来拉去,一会儿工夫,看完了。你还别怀疑他应付,因为随后人家能跟你谈得头头是道”。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其领悟绝伦、敏而好学的阅读效率,与之博洽古今、淹贯中外的学术状况,大抵吻合。

多数人则没有此般能力,反复阅读尚且入宝山而空回,怎敢一目十行,眼前直下三千字。阅读但有遗漏,理解但有偏差,便会导致根基不稳,补救不及。为此,多数时候提倡的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式慢读,阮元便说:“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哂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真能读书也。”且要来回读,如朱熹所言:“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对此深以为然,虽说每日手不释卷,一本书读毕,需个把月时间,有时一晚上只能读上几行,其间浮想联翩,不能自己,遂披衣而起,铺纸成篇。不动笔墨不读书,读写结合,速度自会放慢。

慢读书如慢化妆。据说女子一生,有七分之一的时间消耗于镜前,镜



张朝曦 作

有二:一则幼喜观史,一则性不喜看小说”。至于不读的原因,胡适《十七年的回顾》中的一段话可作旁证:“予幼嗜小说,唯家居未得新小说,唯看中国旧小说,故受害滋深,今日脑神经中种种劣根性皆此之由,虽竭力以新智识、新学术相挹注,不能泯尽也。”我的情况大致同,三十岁之后,不再读小说。小说作为消遣读物,慢读中慢毒,为期间的故事吸引,阅读速度极快,摄其精要即可。从一书难求到日传万纸,信息时代的浅阅读,多数内容浅尝辄止,知道就行。书卷多情似故人,第一次读,像是重读,每一次重读,又像第一次读;第一次读,是一本书,再一次读,是另一本书,此即经典。

缺书年代,无论慢读快读,翻看书页的瞬间,自带仪式感。书籍堆积如山时,卷帙浩繁,观瞻难周,寻思着尽可能多读,难免浮光掠影,走马看花,细雨润物的慢读反成奢侈,从容的状态,定是清风明月,内无寸事。遂想起了木心的一句话:“半个世纪以来,我急,命运不急,这是命运的脾气。而今,眼看命运急了,我不急,这是我的脾气。”

慢读自会少读,少读未必精读,反之,快读或可多读,快读未必泛读。读书本是平常事,慢读也罢,快读也罢,总之开卷有益。

连载

42

李骏虎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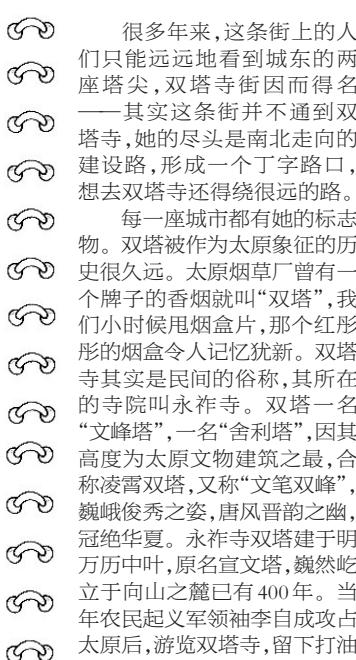
《文明叶脉——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节选

为国民党守军的军事要塞,禅林古刹被改造成了森严壁垒的碉堡。在艰苦而漫长的攻城战斗中,数百名解放军战士为太原的解放英勇捐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在双塔寺南侧修建了双塔烈士陵园,安葬为解放太原牺牲

的430名烈士,其中无名烈士131名,他们长眠在巍巍太行山麓,西向遥望滔滔汾水,寄托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凭吊和缅怀。太原红色革命历史悠久,涌现出许多为共产主义信念奋斗牺牲的革命先驱。陵园纪念大厅正厅前方是133级台阶,起步于中轴线上一面巨大的党旗。北厅是高君宇烈士纪念展厅,门前塑像是手抱马列经典气宇轩昂的青年高君宇,南厅是革命烈士事迹陈列室。从纪念大厅后面拾级而上,在松柏环绕丁香掩映之中,安葬着大革命时期的山西省委领导人刘天章、任国桢、阴凯卿,人们称为“三烈士墓”。这片墓园后来又安葬了续范亭、王瀛、张友清、程谷梁四位烈士遗骨。一颗鲜艳夺目的红色五角星镶嵌在每座墓顶的汉白玉荷叶基座上。忠魂高洁传千古,功绩不朽启后人。而今,双

塔烈士陵园入选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更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基地。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七一”前夕,省城的各个单位相继组织员工前往双塔革命烈士陵园举行党史学习教育,那些到双塔公园游玩的人们,也总是忘不了去陵园给烈士们献上一束花,给孩子们讲一讲新时代小康生活的来之不易。

新时代以来,因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和推动,太原的空气质量得到很大提高,加之城市规划的进一步科学合理,原本只能看见两个塔尖的双塔,如今秀美的身姿高耸于太原城的东南,更是成为贯穿太原东西的南沙河快速路一道令人醉心的风景画,成为太原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心城市之一的新象征。



很多年来,这条街上的人们只能远远地看到城东的两座塔尖,双塔寺街因而得名——其实这条街并不通到双塔寺,她的尽头是南北走向的建设路,形成一个丁字路口,想去双塔寺还得绕很远的路。

每一座城市都有她的标志物。双塔被作为太原象征的历史很久远。太原烟草厂曾有一个牌子的香烟就叫“双塔”,我们小时候甩烟盒片,那个红彤彤的烟盒令人记忆犹新。双塔寺其实是民间的俗称,其所在的寺院叫永祚寺。双塔一名“文峰塔”,一名“舍利塔”,因其高度为太原文物建筑之最,合称凌霄双塔,又称“文笔双峰”,巍峨俊秀之姿,唐风晋韵之幽,冠绝华夏。永祚寺双塔建于明万历中叶,原名宣文塔,巍然屹立于向山之麓已有400年。当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攻占太原后,游览双塔寺,留下打油

随笔